**圆桌派第四季第13集 日本：从北野武离婚探日本文化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蒋方舟、蒋丰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欢迎日本来客，但却是咱们中国人，蒋丰先生，蒋丰老师。

蒋丰：谢谢，谢谢。

窦文涛：要在日本，他们就叫你蒋桑，是吧。

蒋丰：蒋さん。

窦文涛：蒋さん。

蒋方舟：我也是蒋さん。

蒋丰：因为她是本家，就在日本待过一年。

窦文涛：今天二蒋一马，蒋老师，您甭看是日本通了，在日本多年，但是根正苗红，咱们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叫《日本月刊》，你看蒋老师这个模样跟日本首相似的，他真的是采访日本首相，采访了好几百个了。

蒋丰：没有没有，日本首相，日本前首相采访了6个。

窦文涛：6个。

蒋丰：但日本国会议员采访了一百多个。

窦文涛：总共没几百个。

蒋丰：对，人家是716个国会议员，我大概就采访了有160多个。

马未都：他们的国会议员不多嘛。

蒋丰：不多。

马未都：咱们人大和政协加起来快一万人了。

蒋丰：好几千，对。

窦文涛：但是最近这个日本方向传到咱们中国来，这个大家最议论纷纷的新闻倒不是在政界，而是在这个娱乐界。

蒋丰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，咱们这个大导演北野武，这个北野武，我挺喜欢这哥们儿，72岁老头儿了是吧，而且方舟你介绍一下，你觉得北野武，你给不知道北野武的朋友怎么介绍他。

蒋方舟：他就是全能艺人吧，我觉得就是，因为他不仅是导演，然后他演员，他还是主持搞笑节目，画画，就是你就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会，然后什么都做，就是全能艺人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就等于他是一。

蒋方舟：还是作家。

窦文涛：日本的姜文，加上日本的郭德纲，漫才它是日本的相声。

蒋丰：对。

窦文涛：而且那个就是说这还是一大哥，你知道吗，当年出过，这个肯定是个性情中人，就是当年他最有名的事就是《FRIDAY》那个事件，您说日本这个国家，咱们平常对日本人的印象，它怎么会出一北野武这号人物呢？

蒋丰：我觉得他其实他这一号人物不少，七十二又离婚，然后自己基本上是净身出门，这是没有点勇气也做不到的。

蒋方舟：好像给他老婆留了200亿日元。

蒋丰：还有更重要的是，其实你看他的成长经历，他是反叛长出来的，咱们现在讲他是在家，他是在他妈那鸡毛掸子下边长出来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种反叛的性格的人，他要如果没有这个他就没有激情、没有动力，他这种人就会死掉的。

窦文涛：我看见您好像都有那种激情的。

蒋丰：我差点就说我跟他很像。

蒋方舟：因为北野舞是这样，他的爸爸好像是一个油漆工，然后他妈妈是，总是幻想自己有高贵的出身，怎么嫁给他爸爸这个窝囊废，所以就对他的期待也特别高，好像从小就对这个北野武要求特别高。

马未都：所以成了嘛，你看还是成了。

蒋方舟：但是他从小就很厌恶好像父母的管制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天才挡不住的，他这个东西真的你说他文化有多高，好像也没觉得，然后好家伙，黑泽明把他当成自己的传承人，就是说一拍一电影《花火》嘛，本来人本行是个电视上的娱乐明星，特像郭德纲。

蒋丰：所以我就记得我在日本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他那年出事的时候，骑摩托车撞人，这个然后又形成面瘫，是吧？然后一开始就是说这是交通事故，根本不是，其实那就是泡妞，那是当时日本有一个女孩子叫细川。

窦文涛：细川。

蒋丰：然后一下子就火起来了，他就拿摩托车就去追人家，最后自己才出了交通事故，是为这件事情出的，然后不能公开这个事情。

窦文涛：把脸摔瘫了。

蒋丰：对啊，面瘫。

窦文涛：而且就是你说他，这次我发现真是在咱们中国这个传统国家，我估计马爷肯定心里掂量好几回，72岁，刚才方舟说200亿日元必须算算，是12.77亿人民币，净身出户，自己就留了个5000万，大概价值5000万的房子，就给他这个现在叫前妻了，他前妻叫干子是吧，干子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俩人闹离婚闹了几十年了。

蒋丰：几十年了。

窦文涛：就不离，不离，实际早就分居了，然后各搞，甚至各找各的，现在终于宣布我就，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多少亿，100亿日元。

蒋方舟：他老婆没答应。

窦文涛：老婆没答应，到现在就是全部家产，然后这一下跟他的那个情人说要一起过下去，你看，我给你看一照片可以表达他现在的心情。

马未都：他现在，我听你这个。

蒋方舟：放飞自我。

马未都：我原来我还认为他还挺伟大的，就是说把净身出户把东西都给老婆，闹了半天是老婆不同意，那这个事是一出于无奈，这就打一折扣。但是你一开始说错一个事，你说他是个老，他72岁不老，日本人活一百多岁很正常。

窦文涛：马爷对这个比较敏感。

马未都：他不老。

蒋丰：对不对，日本人从明年开始，是一个京都大学诺奖这个获得者研究干细胞的这个，在日本全国普及。

马未都：山中伸弥。

蒋丰：对，山中伸弥，这全国普及之前，日本政府挂出了一个人生百年办公室，人家安倍晋三排出来的，这个细胞只要一移植了以后，就是人生百年跟小菜一样。

窦文涛：这方面。

马未都：从什么时候开始。

蒋丰：明年。

马未都：明年，还有半年，咱慢慢等。

蒋丰：对，所以您得想办法，明年到日本去移植这个，打这个，人家这个是作为国策来推的这个公司来普及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马爷近些年特别担心的我知道有一个，就是他怕死的问题，老爱活着，马爷你去日本可以像北野武一样活着，就是要不断地谈恋爱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那你得这个体力跟得上，这精力体力都得跟得上，他这个72岁，如果说随便活过100岁，那后面30年这个再慢慢挣吧，他这么大的名气，而且通过这个事知名度又扩张，而且像他这样的人，是这个投资商后边追着。

马未都：所以人不怕。

蒋丰：追着投，你上哪个地方，哪个电视台愿意要，愿意要你，你的广告客户这一直都追着走，所以他从来不发愁，他老婆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，因为他是个印钞机，你想想。

马未都：我告诉你日本真好，72岁了还有电视台追着，在中国72岁全给轰出电视台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又是马爷比较敏感的话题，你肯定没戏了。

马未都：中国，你想想哪有72岁的人做节目，62岁都很少，除了我没别人。

窦文涛：马爷代表老年人，进行吐槽大会。

蒋丰：给自己做了个广告。

马未都：真的，不是，真没有。

蒋方舟：但是马爷也豁不出去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北野武我对他这个做过一些注意，这个有的时候，人要是活开了，其实像这样的艺人在我国早把你拍死了，对吧？你这么不道德对不对？但是在另一方面呢，这个从这个演艺心理学上讲，他就是一个很早就彻底活开了。

你知道活开了的人，他获得了某种自由，那么其实这也是他的经验，他到电视台我去扮演另一个人，就是我就觉得他在电视上开的那个玩笑，那个尺度之大，他现在也是而且，他现在就是有点倚老卖老了，他就为了搞笑，就是你说有些时候的人活到，这个全社会呢好像也就许可了。

马未都：宽容，宽容。

蒋丰：他要做这种搞笑的节目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必须有一些出人意外的动作，他自己要想，你没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动作，你老是跟着白话说这些，肯定不行的。

马未都：还有一个就是在搞笑当中，肢体动作最占便宜，就很容易达到效果，你完全靠语言那得花多大力量，你这个所以说相声，你像马三立那种就很少，就是笔管条直穿一大褂，这种我今天跟你说个相声，这就把你说乐了这个，你看现在的相声都动手，都推搡这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是观察日本社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不是住过一年，我也不知道这特点是不是对，就是他们，我一个日本的朋友说，他说日本人就是你看他特别规矩什么，他说不是自律，其实是他律。

就是他们特别害怕被别人注意到，特别害怕不一样，就特别害怕自己麻烦到别人，但是所以你要摆脱这种社会的惯性，你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出挑，就是说我就彻底不要脸，我就彻底不要他人的束缚，所以我们看到好像那些日本的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比一般的艺术家，其他国家艺术家就更前卫，更先锋，更不管不顾，因为他那个社会的惯性特别大，就是他要出来他必须他更走极端。

窦文涛：必须更走极端。

蒋方舟：他才能跳出来。

蒋丰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这个日本人在国内跟日本人在国外完全是两个人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蒋丰：你比如说日本人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，你必须小声地、偷偷摸摸找个地儿，在电车上不能打。我那天在那个上海浦东机场这儿，一个日本人在坐着等着，非常大声的打电话，我上去我跟日语说，我说你在日本国内这么打电话吗？他听着以后马上站起来就出去就走。

蒋方舟：他只是在那个社会是那样。

蒋丰：还有一个这个我在那个也是上海浦东机场，一个日本人跟那儿拿那个护照，用那个（护照）跟那个小姑娘，人家地勤那小姐跟那儿喊，说你摸我护照了，我上去我就用日语骂他，我说你混蛋不摸你护照这个。

窦文涛：你用日语说吧，对，用日语怎么说？

蒋丰：バカ野郎。

窦文涛：鬼子来了。

蒋丰：对啊，バカ野郎，彼女はこの仕事をするのにパスポートに触ってどうすればいい（她做这个工作，不摸你的护照怎么行呢），你告诉他，她就要给你弄机票，她不摸你护照怎么行呢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有点这种膨胀，一出国了以后就彻底放开了，就跟在国内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说这个日本非常有意思，你看一方面呢，咱们当然能理解中国很多人对日本有反感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你从这个旅游局的数字，中国游客到日本旅行的那家伙真是直线上升到不得了的程度。

蒋丰：去年837万，但是我就听了蒋老师说的，我就才发现，别以为日本一直都是这么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就是太有意思了，就是它原来仅仅在几十年前都不是这样，甚至有人，最近不是说上海这个你是什么垃圾，对不对？干垃圾、湿垃圾，我跟你说咱们可以预感到上海领风气之先，从上海开始，咱们恐怕接着都得慢慢的学会这个分类垃圾。

可是你知道日本不是一开头就这样的，我听到过一个年限，就说是大概在1964年这个奥运会，他们才开始点燃了，就是政府开始搞这一套。

蒋丰：对。

窦文涛：说原来也是脏乱差。

蒋丰：1963年，为了迎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来开始提倡这场革命。

窦文涛：您刚去日本的时候说会分垃圾吗？

蒋丰：我刚去日本时候，我在最近还写文章还在说这个事情呢，会分，但是嫌烦，你知道吧？还有这个垃圾分完你嫌烦了以后怎么办？装在一块扔出去，但是日本有“朝阳大妈”，日本版“朝阳大妈”，一会儿就在这儿，第二天早上你一开门。

马未都：东西全回来了。

蒋丰：又回来了，但是分类呢，其实咱们没有讲到人家的好处，我觉得我们国内学人家的好处，我们分类人家最好处，比如说有这个粗大的垃圾专门放站，人家那家用电器扔进去了，一开始留学生刚开始去的，80年代你想那见着个电视美，就搬回来了，抱回来以后怎么开都开不了，再一看，人家那被后面没电线，没插销的，然后人家告诉你这个把电线铰了的，就说明这个彻底不能用了，然后能留着电线的，这是人家升级换代这还可以使。

窦文涛：就好多日本留学生。

马未都：规矩啊，规矩。

窦文涛：好多日本留学生当年刚去日本，全家的家具都是从那个粗大垃圾这个区。

蒋丰；一个书架捡回来。

蒋方舟：我也是。

窦文涛：你也是。

蒋方舟：我也是。

窦文涛：你在东京还一年呢。

蒋丰：一张桌子捡回来，你有交流基金还也捡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蒋方舟：因为我住的公寓，它有那个垃圾房，然后它垃圾房是会有那个什么书、衣服、什么碗，他们不要的放在那儿。

蒋丰：干干净净。

蒋方舟：我就没事就去捡两个，就是是可以捡的，然后我不要的书我也放在那儿，我妈把我以后小孩的教材都已经捡好了，在那个垃圾房里面，从1岁到7岁，就是他都处理的非常干净。

窦文涛：所以马爷你去日本，成不了北野武就是一捡破烂的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这个能把垃圾做成这么细致的分类，它主要体现一个民族精神，因为这个事情在全世界推广都非常难。

蒋丰：很难的。

马未都：只有在日本做成了。

蒋丰：它因为它确实就是成本很高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所以。

蒋丰：你看人家日本，我住那个。

马未都：美国也乱扔垃圾。

蒋丰：我住那个公寓里边，这个什么地方，这个垃圾室里边，要有洗手池，你拿完了以后，你要在这儿要洗手的，你分类那就不要说了，关键人家这个屋子有脱臭装置，你知道吧，脱臭装置，人家这个楼里边，你要把宠物带回来，为了避免带回垃圾来的时候，这个楼的入门处的旁边有狗、猫的洗脚池，它已经做到它已经精致到这种程度了。

窦文涛：是，就是说你看咱就是说这个根上，我为什么说我说他们一开始也脏乱差，包括日本刚刚经济起飞的时候，咱们现在也了解了，跟这个现在的少数中国旅游团也差不多。

蒋方舟：买买买。

蒋丰：对，买买买。

窦文涛：也挺招人烦的，到处就那样，但是你看现在变得好像都特别轻简是吧，可是我想起有一个说法，不知道这对不对，但是存在一个说法，就是说了解日本文化的入门，说看文学呢，要从这个有一本书叫《阴翳礼赞》，是谁？

蒋方舟：谷崎润一郎。

窦文涛：谷崎润一郎，说电影呢要是《楢山节考》，然后摄影要是荒木经惟，这个说法不一定对，但是我就说这个《阴翳礼赞》，你看它大概就是上个世纪初年吧，上个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，那个时候就是日本的工业化西化，知识分子一般都爱唱反调，谷崎润一郎这个《阴翳礼赞》它就在讽刺，就是包括这个就是说西方的这个洗手间的这个瓷砖，哪有我们日本的那种厕所，我们日本的厕所是那个木板的，然后那底下就是跟草地接触，上厕所是听虫鸣的。

蒋丰：厕所崇拜。

窦文涛：对，好多俳句，甚至你看他那个时候就讲到一个，他是说这个牙，甚至他说到这个牙，他说这个像西方人现在西方文化进来都刷牙，每个日本男女都一口整齐白牙，他说我看着这个不怎么美，像是这个日本的有亿些老人，他说这个烟这个牙上的烟油子，包括我一嘴糟牙和我这个暗黄色的肤色，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悠悠自然之美，你知道吗，他在反对，他在唱反调。

所以他就说你看现在日本的很多白牙，就让我想起欧美厕所里的那个瓷砖，没有一点风雅，然后甚至他还讲到一个特逗的事，他说在这个，当然他这个里边有歧视的成分，他说在这个东方的这些民族里边，就是您就刚才说的，为什么日本最终它推行下去，也是从脏乱差，但是它推行下来了，他说只有日本是最勤勤恳恳的，就是这个很，你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很勤勤恳恳的干什么。

他说前一阵儿，有一个什么旅行团到中国，就是张学良那个时候在东北呢，你知道吗？坐着中国最好的火车，比如说那个厕所什么都是非常的脏，但是他尽管说这个话，可是他转念他就一想，他说你看亚洲很多民族，这种跟欧美人的这种卫生这种观念相比，我们的所谓脏甚至于懒惰当中是不是也有一种美。

蒋方舟；美。

窦文涛：就是人生的这个悠然，你看他的思想你就可见得，是日本开始接受西方这套卫生观念的时候，他某些旧文化的文人，他还会有这种反应。

蒋丰：但是你刚才列举的这三个人，其实都是在日本是变态之美的这种。

窦文涛：哈哈哈哈。

蒋丰：你这三个人一个都不差，一个文学，一个电影。

马未都：一个什么摄影。

蒋丰：一个摄影，就是真的，都是极致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呢。

窦文涛：我们很多无知的人，印象当中日本人是挺变态的。

蒋丰：所以叫奇葩日本。

蒋方舟：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吗？

马未都：文化原因，为什么中国人跑日本去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日本，但你跑到日本的时候，就你旅游的时候感觉是很好的，我碰到过很多人了，原来就是我们不说具体的人，这人都有名。

然后一跟我聊天的时候特恨日本，一天到晚他就骂骂咧咧，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去过日本吗？他说没去过，我说你没去过你说这事没用，我说你去去，结果他去两趟以后回来就打电话约我，说马先生这个我这从日本回来有点新看法，咱俩约着吃个饭吧。

然后他开始就对日本的看法完全大扭转，那么他把原来的那种道听途说的，和就你说看到的这些变态的东西，是在他最初对日本认知的一个全部内容；当他去了日本，他实际上得到日本的好处，其实都不是在这个层面上，都是在生活的最点滴的层面，比如你进厕所以后你会很舒服，对吧？干干净净的，不管在哪儿，有时候你甚至都觉得自己不好，就是说千万别把。

窦文涛：自己这个脏东西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千万别把人这哪儿弄坏了，给哪儿都搁回原地；还有一个那天我看见一个片子特有意思，就这个抽这个纸，有一种长卷纸，有人抽，有人说你是上厕所不是献哈达，就是你扥那么老长干吗呀，我就去见过，有时候我再那个公共洗手间看见那个人扥那个纸吧，我都想制止他，就是你没有必要。

我就见一个女孩，也抹得喷喷香，就在那种长纸就拉，就拉得你不知道她想干吗，拉一人脑袋那么大一卷，她把这一弄啪啪拍两下，扑通就扔那下头去了，就这个就是我就多少都带点愤怒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，您别这样，您这弄两张纸擦擦不就完了吗。

但是我又怕我一说她，她万一不给我面子，说你管什么闲事，那我就下不来台，所以我也没敢说，人走了，然后我就看着，我说这人他们家也这么擦手吗？就是这种状态，所以中国人在这种公共场合，他到了日本以后，他是有压力的，连我这样的人我都进去都有压力。

但是就像方舟刚才讲的，您觉得日本人这种他是一种自律，还是一种迫于社会压力，是这个团体、集体的这种压力使得他必须这样小心翼翼，克勤克俭，实际上内心挺变态。

蒋丰：实际上是迫于社会环境，而且是从小就教育你，你就是要注意社会环境，你就是要注意周围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这个小孩，如果妈妈带着小孩上电车，这孩子一哭的时候，赶快要他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影响别人，她要把这孩子抱走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像我们那个，像咱们高铁的那个商务舱，那就是个人家庭快乐室或者是老总的办公室，一上去你不要听了，他会把把我感觉他把一辈子电话都要打了。

马未都：是。

蒋丰：要不然就是特别像是，我看这小孩上去很奇怪，买了个这个算数的书，还买了个架子来回拨珠的，那就成他们家的家庭教育室了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在日本是绝对不会的，为什么？社会环境不允许，所以关键这个社会环境的氛围是很重要。但是一旦跳出这个社会环境了以后，他就会变了。

窦文涛：无法无天。

蒋丰：他也就会变了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觉得日本好多艺术家，他们为什么就像包括北野武这种，他其实是太烦这种社会环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在想，他的很多东西，你发现其实是一种斗争，他是跟整个社会的一种斗争。

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作家叫村上龙，他有一本书，村上龙，讲的是那个1969年，就是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很激动，然后他们在这个课桌上面大小便什么的，他写那一年写的很精彩。

然后他里面有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说他这辈子就是要和无聊的大人做斗争，跟无聊的大人做斗争的方式就是快乐，然后快乐需要能量，所以他就是要持续斗争，他一定要笑到所有的，大声的笑到所有无聊的大人都听到他的声音为止，他说直到我死过，我都要持续这样斗争，我就觉得跟北野武很像。

蒋丰：所以北野舞看不上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不是在呼唤现在的年轻人吗，你要做年轻人，你要过一回，你该干的时候你就干一把，你不要现在像这么宅的年轻人，他一直看不上的。

窦文涛：那你说像北野武这样，他包括在他不是在舞台上，在个人生活当中也是这个社会上的清规戒律如无物。

蒋丰：对。

窦文涛：他这样一种态度，对于重视集体重视，但他在日本社会为什么他是个什么存在呢？大家觉得。

蒋方舟；敬畏。

窦文涛：大家怎么看？

蒋丰：其实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怎么不批评他呢，不是不批评的意思，就是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种邪念，但是你不一定都能够释放的出来，但是有一个人在释放出来的时候，你却觉得你自己也在释放。所以我觉得他起到了这样的一种排欲沟的作用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如果是日本哪个公司里有这么一号人。

蒋丰：那肯定不行了，那肯定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公司里玩这个，那老板，老板叫“社内天皇”。

窦文涛：“社内天皇”。

蒋丰：“社内天皇”，我不能跟你说哪家大企业，名字我不能跟你说，但是比如说一喊社长来了，进来了以后，你一般人在楼道里的员工，一般日本人你要打招呼是吧，要寒暄，这个不行，你要马上面对墙站好，两边这么在走廊里，面对墙站好，社长跟他的秘书走前边去，这就是“社内天皇”的概念，这就是在今天的日本。

窦文涛：所以日本有一个挺有名的文化学者叫加藤周一，我觉得这个人他就分析日本文化的这个特点。

蒋丰：“杂种文化”。

窦文涛：“杂种文化论”，那么他就讲到一点，就是说西方的这个东西进来，你按说日本呢它就像个“杂交”的，美国又强迫他们搞民主是吧，弄这个宪法什么的，也选举，他说过去的上下级关系被打破了之后，他说但是这个部落性的关系横向的仍然存在，比如说从农村也是自为一个社团，这个部落型的存在里边的上下关系实际还是跟以前一样。

马未都：很清晰。

窦文涛：上下分明，所以你像他说的部落其实就是您讲的一个社，或者是一个公司，一个团体。

蒋丰：这个又要说到日本的军队上，日本的军队上的这个六大师团的底下所有的连队，每个连队都是一个家乡的人。

窦文涛：对了。

蒋丰：山行县叫山行支队，这个全是山形县的人，我们有的时候要搞五湖四海，要把这个打破，都是老乡这个不就不好了吗，他是特意要老乡，这就是刚才文涛讲的那个事情，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，明治维新让它政治的体制变化了以后，但是真正那个藩，那个280多个藩的那个概念，那个武士没有变化。

窦文涛：它还是藩。

蒋丰：对，它还是这个东西，那您说它现在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民主，它实际上是个是什么？它跟咱们理解的就是说人人的这种行使平等，行使民主权利，它实际上它政治是什么操纵的。

蒋丰：我就说是一种制度性的操作，实际上是强迫着你去，你要来投票，它根本不是那个。

窦文涛：投票不是我想投谁就投谁吗？

蒋丰：他不是自发的追求，你知道吗，所以他的投票率不断地在降低，就是因为降低了以后，安倍晋三说了不行，人家各国都是18岁是成年人，咱们20岁才是成年人，才能有投票，改，把它投票改成18，就是他要支持率，所以他在这里面你就知道是什么呢，投票率不够，人们自发的又不愿意去，又是投票日都是什么星期天，谁去跟你凑热闹，所以越来越降低，所以怎么办？那就往青年人里边去，青年人里边学校一边还上着所谓的民主课、这个体制课，还讲点这个，另外他还有点新奇感，他还愿意去一趟。

蒋方舟：其实我有一个关于投票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本来觉得日本人是大家都说匠人精神，很负责任；但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日本人其实他们是特别不愿意负责任的，就是我自己的直观感受，就是他们不愿意负责任，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，也是我把我这部分做好，别的事你就不要来找我，你千万不要来找我，就是他们不愿意为这个别人的这个事情负责任，就是说好我把我的做好就行了。

蒋丰：就是你说得特别对，匠人精神是程序化和流水化，你知道吧，只要从我这儿过完了以后，在我这儿我给它做圆了，下一个打磨，就是你的事。

蒋方舟：我就不管了。

蒋丰：然后你也想，这打磨这是我的，再下一个底下这托儿的事跟我也没关系，走一个。

蒋方舟：对，因为他们就是解释一个日本人。

蒋丰：所以各负其责，各负其职，你说他到底是好还是坏。

马未都：好啊。

蒋丰：所以它没有这个统的这个大的观念，战略观念，我经常跟日本人说，我都说你们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三国志》都变态了是吧，出什么版本的《三国志》，只要出来就可以卖得动、就可以弄得好，你不管是什么游戏机是什么的，后来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，他说你们多了不起，动不动就是百万大军，动不动就是千里大奔驰是吧？这个弄起来，他说我们翻过山就得跳海，所以他心里渴望这东西。

马未都：是，他不知道中国这种小说都是“吹牛”，它是这样，我们其实在探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等级观，对吧？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从奴隶到奴隶主，为什么我们在战国时代是有贵族的，日本也是，它有贵族阶层。那么现代社会中，日本的等级观非常明确，尤其在企业内部对吧？你是社长和副社长和底下什么课长之类的，你这全都是这个很明确，他那个日本人有时候那个，解释他很有身份的人了，他突然看了一个比他更有身份的人，这个人就那个垂手而立的那种感觉，咱做不出来。你让我见多大的官，我也做不成那样，那样就变成是一个下人了。

窦文涛：你就说这个北野武，他这个威风的，上次李小牧来就是说，他还给我拍呢，在一个电视台摄像厅，我都没见过，我说在咱们电视台哪，你再大腕儿我也很尊敬，就是北野武一来，都是说待会儿您做完节目的时候，说待会儿北野武来，好家伙就整个摄影棚的热，好好好，那日本人就那个样子。

然后那个就是说门一开，北野武走进来， 他给我拍那照片我一看，两边带摄像带什么，连摄影队所有的，并立两排，都不干活了，好家伙这个北野武做完节目。

蒋丰：说了半天，咱们中国对大腕的概念，跟日本完全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怎么不一样。

蒋丰：中国的对大腕所谓的，是追星族的时候对大腕，日本人对大腕是当主子伺候的。

窦文涛：他是那种尊重。

蒋丰：你知道吧？就是这种臣服的那种关系，中国是我是众星捧月、是迷，什么这迷那迷，是个谜，跟那个东西了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我们大部分还不是这样，是为了沾那个明星的便宜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我前两天从机场，那是偶正跟着这个吴京和于谦出来，我原来以为出机场没什么事吧，忽然哗一下。

窦文涛：给人拍了，我看见了。

马未都：对，你看见了吗，一大堆人，就全是，前面十好几个人，全是手机对着你，然后你就走路前面全是人，那全是这个手机，然后我就溜了，我溜了以后，吴京就把我拽回来说，说老大你不能走，说要“死”一块“死”，然后就很尴尬，然后我说你们就这么生活吗。

然后我后来明白一个事，所有拍的人都是要挣钱的闹了半天，他这一条能卖个1一百块，二百块。

窦文涛：也不一定全是。

马未都：不是全是。

窦文涛：有的是粉丝。

马未都：不不不，这些人非常的职业，他的动作告诉我的，每个人都非常职业，非常熟练的动作，他角度干什么，后来我看到好多条，每个人都发出来了，他一定要有。

蒋丰：我刚才百度上看到这段。

马未都：他有，他肯定是，我都躲了，我一直在躲那个镜头，就是他们是一种生存方式，而现在这种生存方式，他们给我讲最高级的是什么，我说完估计这路就堵死了，买张头等舱的票跑机场里头去，拍一天各种明星，早中晚三顿饭全在里头吃，最后完了晚上最后12点没人了，出来把那票退了，白吃三顿饭，在里头待一天，估计这路让我给堵死了。

蒋丰：这不属于偷拍吗？

马未都：不属于偷拍，它现在就这个问题，中国这个没有什么法律限制，人家拍你，但是你不能举到人脸上拍，这个很难过，你前面全是手机。

蒋丰：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现在手机又持续能力强，全都弄得拟就是很别扭，就是我觉得非常不舒服。

窦文涛：这个我在日本我感觉到，那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世界，你就比如说。

蒋方舟：他不仅是不能偷拍，我甚至认为他们有点什么，你比如说我在东京的街上走，好热闹的人，你就觉得寂寞了，但是你就会觉得甭说你是什么名人，我会有一个感觉，他街上人都不太愿意让你觉得他看见你了，哪怕是平常，你看要不就很多人戴口罩。

我觉得日本太，其实明星肯定爱去日本，因为日本人都爱戴口罩是吧，而且他不但戴口罩，有时候你跟一个人碰见了，你知道吗，按说你也不认识，但是他都似乎是那种，就是说咱最好谁也别看见谁，您说我这个感觉是瞎感觉吗？

蒋丰：但你这个戴口罩，不一定判断的正确。

蒋方舟：戴口罩，女生不愿意化妆。

蒋丰：日本人是一个不愿意化妆，一个就是他感冒了，稍微有一点感冒了给自己戴上口罩，我不要传给别人，不要影响别人。如果你这个人感冒了，坐在公司里没有戴口罩，公司的人敢把你给踢出去。

马未都：他怕给人添麻烦。

窦文涛：他就太怕给人添麻烦了。

蒋丰：对，你知道吗，一个人一戴口罩就认为，我今天戴口罩了，请大家原谅我，我这个还要干我这份工作，大家还都要原谅原谅他，所以他有这种感觉；那另外明星戴口罩这是可以；另外咱们还说一个日本的这些歌迷，你比如说这个我认识一个人给我讲这故事，这个你去追星族可以，但是你怎么追呢？

你比如说你知道他今天到机场来了，你到机场，你要买一束2万日元的花，然后他出来的时候，你啪啪地往他身上甩花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拍照，你不能拍照。

马未都：要中国有这规矩，那没人追星了。

蒋丰：你要拍照了以后，你咵咵的。

马未都：人家要拍照。

蒋丰：你就会被人家给排除掉。

蒋方舟：盗摄。

马未都：这叫触犯别人隐私嘛。

蒋丰：所以追星得有不同的追法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他这么尊重别人隐私，怕打扰别人，是西方文化传来之后形成的，还是它根儿上就是这样，我不认为是西方文化传来形成，我认为是它本身的东西。

你比如说本身的东西咱们来讲这个谁，过去日本有一句话它是叫村八分，这个村庄的村，、八分，就你这个人如果给这村里稍微丢了脸，出了点事以后，你就从这村就滚出去，就没有人再会管你了，所以他这种村落的意识，自小就非常强的。

马未都：跟过去中国的宗族一样。

蒋丰：对，我跟我的那个教授去回他那个别墅，一进他那个村以后，那村口那大房子，他说咱们现在要进一下，到这老太太家去一下，你知道吧？老太太一去，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给你这个那个黄瓜摘两根，弄完了以后，他说她实际上这村的所有的动静都在她这掌握着，就是你不去拜她就不行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觉得这个除了道德之外，还有一个你有没有这个敏感性，就比如说像咱们有的朋友，他就是性格豪气一点，他没有这个敏感性，那也有你像日本本身就是，我还是讲这个就是加藤周一，他这个总结日本文化，它就还有一个特点，包括马爷您看，它在美术方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艺术文化，有一种对脱离整体的部分，那个极度的细心、迷恋。

蒋方舟：迷恋。

窦文涛：对这个细节，你比如说他说你像日本人不讲对称，你看咱中国讲，对称是一个整体规划的一种产物；但日本人很多的建筑就是先建一个小的，逐渐逐渐这么建起来，它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细微的这种，比如说他说什么年代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它很有意思，按说是一个讲日本一种文学体裁叫合歌的。

你写一个合歌评论的这个书，但是他在这个书里大量的去写某一个合歌作者，他家住在哪个条街、哪个巷、几号，我怎么找到他门牌号码，你说这个如果有什么意义也行是吧，为了说明他的创作环境，不是没有任何意义，他只是对于一个无关的细节的这种极度迷恋。

所以说我就感觉他也就是在这个细节上看的特别重，比如说我冒犯你，说实在的，咱们有的时候不是说您这位朋友想冒犯我，而是您根本就不知道您早已经把我冒犯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，他觉得我拿手机拍你怎么了，拿手机拍你怎么就是冒犯你了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，你也可以拍拍我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没想这个。

蒋丰：刚才说，你说那个“杂交文化”加藤周一这个，其实反过来我们想一想，我也是觉得日本很可怜的，它是被挤压出来的。

怎么叫被挤压出来的呢？咱们说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界限，1868年之前日本人叫做和魂汉才。

窦文涛：怎么解？

蒋丰：大和民族的魂，汉才汉民族，汉学、汉室是汉才。然后1868年开放了，追求近代化了，然后就是和魂洋才。所以在这种看起来和魂是不变，各种才是要把它搁起来，杂交在一起，其实在这种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去拿住自己的东西，去挤出来，所以他的很多的东西是被挤出来的，为什么？

蒋方舟：无中生有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说也没有一种文化，不能论好坏，是吧。你某一方面来讲，你比如说日本这种，你说被挤压的这个，我挺想知道，其实我看着一张张陌生的日本人的面孔，规规矩矩、那么样的爱干净，有任何垃圾先揣自己兜里，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怕影响别人。

我有时候老会想，他们这个心里你觉得他们活的，咱们比如说文化，我也觉得也有咱们的混沌，有咱们的自在，有咱们的痛快。他们就心里活的拧巴吗？

蒋丰：你得说什么叫好山好水好山河，后面还有一个对联什么的，对不对。

蒋方舟：好无聊，因为我刚到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坐地铁，然后我就坐地铁，地铁忽然停了，然后那上面会写地铁为什么停，说有人跳轨了，我就吓死了。但后来你会发现，在日本这个好像不是说每天都有吧，但是挺频繁的，经常会听到说。

蒋丰：家常便饭。

蒋方舟：有人跳轨了，就是后来我问日本朋友为什么，他说你想想你每天同样的时间出发，坐同样的早班车，到同样的会社见同样的老板，做同样的工作，一份工作干到70岁，你第二天再走上这个站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跳下去？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看到有人跳轨了，行，我知道，就好像很习惯了一样。

蒋丰：就是他已经被格式化了，这个被格式化了很重要，我最近看一个老头写一个文章把我笑坏了，他说这个我现在早上起来，我这个是去到车站的旁边24小时店去买报纸，买完报纸以后我就往回走，往回走我就看着大家跟我过去一样，匆匆忙忙的都是去上班，我就想过去我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就想过去我想的是什么？我到公司里要去做什么，他说我现在都没有了。

但是我往回走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的前辈告诉我一句话，说人生60到70岁是真正的黄金时代，一个你退休了，你有钱了是吧？你可以想自己做的事情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耽误了，所以我赶快回家，我就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马未都：我正好在这期间，闹了半天我现在在黄金时代期间。

窦文涛：对，您要珍惜

蒋丰：您要珍惜。

窦文涛：还是要当日本北野武。

马未都：刚才这个蒋老师说这个事，很重要的一个，他就是说不管你是这个和魂中才还是和魂洋才。

蒋丰：和魂汉才。

马未都：汉才，对，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，甭管你是什么才。

窦文涛：看出岁数来了。

马未都：对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魂，我们有个问题，我们有时候老缺魂儿，我们老说这人缺了魂似的。

窦文涛：失魂落魄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们现在什么是中国人的魂呢？你有时候说不出来，你说什么是。

蒋丰：你没法概括。

马未都：你现在能说出来吗？什么是中国人的魂？

蒋方舟：苦中作乐。

窦文涛：各人有各人的魂。

马未都：它的这个和魂是一个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日本精神。

窦文涛：它有个集体的魂。

马未都：所以中国就比较松散，中国各说各的，就是我们尽管强调这个大公无私，但真正生活中你碰到这事是很少的。我早年就是90年代，我去日本的时候老要问道，问道呢，那个人就居然给你领特远的路，一直领到你问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他走了。

蒋丰：所以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以后，大概点击率在几百万，就是我有一次是这个上班，上班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拍拍我，我说你就拍拍我干吗？她说从我后背上，说你这有一个红的一条线。

窦文涛：只有她看得见。

蒋丰：她说我怕你回家有麻烦，这个是不是因为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。

窦文涛：老太太是过来人。

蒋丰：厉害，我就给她写了，哗哗弄了几百万的点击率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现在我的好奇是那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。

蒋丰：对，是我戴红围脖，我戴红围脖那天，我就没戴的时候出来的时候，这大衣上不就有了吗。

窦文涛：这个理由不错，理由很好，不是，您说这个我倒真想问你点八卦，就是我到日本他们跟我讲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事，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个特郑重的民族，对一件小事，看的这个，就是他们说这个你要一个男孩子请女孩子吃饭，如果这个女孩子答应了，就是说那基本上都等于她愿意跟你，就是说至少是开始发展关系这个意思了。

蒋丰：就可以靠谱了，就是说比较靠谱了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蒋丰：是这样的，因为日本女孩子不去，她要是跟你如果是吃饭的话，没你这关系的话她肯定再叫一人，她不会两个人跟你去单独去吃的。

窦文涛：然后呢？

蒋丰：你也不要制造机会，你对人家，日语叫誘う（劝诱），你想劝人家的时候，人家觉得你的目的很清楚，我要是跟你想行的话咱俩就去吃，我要跟你不想行的话，咱俩就找人吃。

还有就是我要不就我跟你吃可以，咱俩就是一夜情，咱们完后去一个情人旅馆，就说哪了事咱完事完，反正咱俩就完，拜拜。

马未都：不是这个怎么能区分呢？

蒋方舟：我开始怀疑人生了，我在日本吃了那么多顿饭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都挺像的，谁知道你干什么了。

蒋丰：不要做告白，是吧。

蒋方舟：刚刚蒋老师讲那个日本，就觉得60岁到70岁时黄金年纪，我想到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，有一个流行的离婚的，就是女的离婚的一个习惯，就叫什么定年离婚。

蒋丰：定年离婚。

蒋方舟：就是说这个男的，她等他这个男的七十多岁的时候，拿了一大笔退休金之后再跟他离婚，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，你可以分一半的钱是比较保护女性；还有一种就是说死后离婚，就是说这男的死了之后，女的说我终于可以跟他不想过了，我这死之后我们千万不要葬在一起，我这一辈子忍他已经忍的不得了了，我死后千万不要跟他一起。

就跟我们好像对离婚的观点不太一样，我们要是觉得女的六七十岁离婚，可能会觉得你看都半辈子都过来了，干吗还要离呢？她就觉得我现在60岁，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，我觉得好像跟我们对于这种离婚的观点也不太一样。

蒋丰：那它是日本社会，就是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，男人在家里边回家大概也就两句话，累得一天跟狗死一样，就是吃饭然后洗澡，给我泡澡水，就是这两个事情。

然后这个人退休了以后，觉得我自己是功臣，我养这个家养了一辈子了是吧？他会天天说这个说那个，说这个说那个，过去他在公司里他可以卖骂部下，对不对？现在回来他骂谁？他只能骂他老婆，对不对？骂他老婆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回来以后，他就是一个大的心气了，从内装修开始，咱这个家这么多年了重新装，老婆不愿意装的，弄起来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。

蒋丰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定年离婚，就是她说这个就暴增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同样有这些事，我有一个这个感觉，主要是从日本电影电视剧上得来的，就是他们不是那种哭爹喊娘那种撕，不是，他们好像，咱们那天请金宇澄老师来讲，他这个小说里边用上海话的一个词叫不响，就是。

蒋方舟：不响。

窦文涛：我也老感觉在日本影视剧里你会看到，他们那个很多潜台词，好多这个感情就已经发生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它要不说这他有很多暧昧，这个你看这个您说的谷崎润一郎，他说这个阴翳之美里，他就讲到这个《源氏物语》，他说你看为什么它叫阴翳之美，他就讲日本有一种阴影美学。

日本有个摄影师，最近我一个朋友出画册，专门找他拍，这个摄影师拍的都是黑暗的，但是因为只有在黑暗当中才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调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这是日本的这种阴翳的这种美学。

然后他就说，他说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，日本人的那个生活环境，都一点烛光，然后那么多的屏风，那么多的这个帘幕，就是幽暗的都看不清，然后他说这个《源氏物语》里给源氏公子，有一个命妇给他找情人，说一个公主，然后就说这个公主不知道是什么长相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性格，就是经常用琴声传达心情，公子可以去见一见。

去了那儿呢，这公主成天不出门，就在这屏风里头，去了那儿这公子就在这听，公主都不讲话，这个源氏公子说，如果你这个，那大概意思还是用诗的语言说，如果你看不上我不如直接说，然后还是让身边的一个丫鬟或者一个什么人代为传言，那意思看上你了，好，看上你了呢，拉开屏风就进去这个寻欢、欢好，常常去幽会。

但是里边是黑的，从来就是这样去幽会，看不见这个人的长相的，这个公主长什么样子不知道的，就终于有一天幽会了很久，源氏公子说今天外面雪景很好，你不如出来赏赏雪吧，这公主说行我打扮打扮，结果化完妆一出去，到这个雪地里，公子才发现是个酒糟鼻子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蒋丰：才见到真想是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是个红鼻子头，他就是说他说你看就是日本人，就至少古代的他这种男女之间，他是这样一种。

马未都：前些年我去日本，就是有一回就是特别想住日本的传统的旅馆，到京都以后找它最好的旅馆去住，非常的贵，非常的贵，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当时记不住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，就是你如果不是提前一年订房，你是订不上的。

蒋丰：对对对。

马未都：是吧？

蒋丰：对。

马未都：然后我去了，那就是好像京都的什么“俵屋”，什么还有什么“炭屋”还是什么，我记不住了，然后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住进去了。

第一个事就是我一进门先撞一满脸冒金星，门框特别低，对，撞脑袋上了，然后进去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它几百年来他不动那个门框，原来过去日本人矮，然后就撞门框上，因为我们撞门框是最可怕的事，是它那个高度如果特低。

蒋丰：正好是撞你脑门上。

马未都；对，整撞我这样个的脑门撞得我，坐下来一看。

蒋丰：它过去身高是一米五七，平均。

马未都：我这房间呢，一看二战的时候罗斯福住的，这撞这一下就没白撞，值。

蒋丰：感觉来了。

马未都：感觉来了，然后就翻看它的一个介绍，那个介绍把我震了，中国所有牛的这个酒店，它的介绍一定告诉你，我这大理石哪儿来的，我什么黄金把手、什么黄金马桶，就全是往这个物质上的东西说。

他说这个本旅馆最有价值的是冬季的时候，那个走廊前面那个楼梯下面那个三角阴影中的下午三点钟的阳光，这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和景观，我当时就晕了，我在想三点钟这个时间很尴尬，出去回不来，你等着这一天就过去了，你等着你要看这三点钟的事儿，你一天哪儿都去不了，然后它，你仔细我当时观察半天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光是从哪来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它那种叫物哀，物哀那种美学。

马未都：对，物哀这个词，就是在源氏这个物语中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思想，所以我觉得它。

蒋丰：这物哀到底是什么，有17种解释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丰：所以没有这，你像我们说的文化，文化有三十几种解释。

马未都；我们基本上就从物哀这两个字中就可以理解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要靠，所以这就反应了。

马未都：你解释越多越没法理解。

窦文涛：其所以这正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，要靠意会。

蒋丰：对，其实就这个两个汉字的组合。

马未都：你就够了，你一解释十七个，它还可以解释出十八个来，就是你反而不明白，就是物哀这两个字，你就很容易去意会。

蒋丰：各人有各人的理解，就很好了。

蒋方舟：而且就一期一会嘛，就是你就见到这一次，你会完之后就没有了，你就见着一次这个光。

窦文涛：你讲得好。

马未都：你去了以后，后来我去了以后，一去以后，人家晚上不给你铺床吗，一铺床，那个被子是麻的，特别扎，就是你穿着那种丝的睡衣，是一进去很扎的，然后我老婆说这么好的宾馆怎么贵怎么那么扎，我就这不能说，一说就土了，咱得忍着，这一宿都得忍着。

蒋丰：扛着。

马未都：它就是那个麻的那种被子。

蒋方舟：天然的。

马未都：天然的，他就让你睡这个，我们今天认为最好的饭店一定是最软的床，什么最好的床什么都是软软乎乎的，人家不是，让你感受这个，所以虽然很贵，就是那种体会，我觉得是就是非常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。

窦文涛：您讲这个我就想起她讲这个一期一会，这一期一会是这个日本一个茶道历史上的这么一句话，它就表示，这日本人，我还是说这个加藤周一，他说日本文化里还有什么特点呢？此岸性，此在就是他不重彼岸，他就是这个当下，就是这一下，一期一会，这个圆桌散了咱们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就是只在当下。

您讲这个就是，这个日本的茶圣，千利休，千利休我去过他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茶室，他当时实际是服务于这个丰臣秀吉，最后他好像就是被杀了还是死了，这个千利休。

蒋丰：被逼着自杀。

窦文涛：被逼着自杀，就是你知道像丰臣秀吉，这个属于这个他算幕府吧，他实际还是豪门气派，对吧，然后这个千利休自己呢，他主张的这种就是那种简陋，就是他的那个茶室。

马未都：简素。

窦文涛：简素。

蒋方舟：啥也没有。

窦文涛：就是小的，就是他们叫二帖。

蒋丰：一帖半。

窦文涛：一帖半，然后进的那个门。

蒋方舟：榻榻米。

窦文涛：然后进的那个门，就咱们桌子这么高，你得像狗一样，

蒋丰：必须的。

窦文涛：爬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一根旧的木头，一个柱子在中间，挂着一个很简单的画，主要是那个墙，那个墙我跟你说，就跟咱们农村那个灶台。

蒋丰：土墙一样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而且不光是土墙，灶台上熏黑了一样，那个一种黑不溜秋的又透着点土那个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去？因为我一个台湾做茶的朋友也挺有钱，非要做这个跟他一模一样的。

蒋丰：茶室。

窦文涛：日本有公司，就是说声称能仿制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告诉我。

蒋方舟：熏不出来。

窦文涛：他这个计划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他也很讲究，包括日本的公司说这真的就跟那个熏黑的那个效果，就是这个泥墙，他怎么看，就是跟千利休的那个不一样，你别看那个就是他就，然后我跟你说，就是像您说的，午后的阳光进来一点点。

蒋丰：就是天井。

窦文涛：基本都是阴的。

蒋丰：茶室必须有天井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丰：然后就是每个时间的角度。

窦文涛：跪在那儿给你。

蒋丰：这个茶道主人会给你讲，什么时候光线到什么，什么时候光线到什么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种幽暗那种感觉。

蒋丰：然后就是所有的茶室，就是您说那个，其实撞墙那个，那个有的时候这门实际上是故意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让你到这里了以后，要有敬畏之心，茶室你进去了以后，过去武士出征之前一定要进茶室最后喝茶，为什么，你最后一低头的时候进去，就是说你所有的你自我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
蒋方舟：谦卑。

蒋丰：你谦卑，所以要敬畏，你看日本的神社，你一进去都是那小碎石，碎石头子那路，是不是，就是让你进入，你现在进入这个境界和你原来的在世俗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你现在要踩着，一听碎石你自己就要肃然起敬，所以他是做的不断地让你个个事情都要有敬畏之感，这个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点，你知道吗？

任何事情，任何人，讲究礼仪化、程序化，被格式化，然后像包括唤起你的敬畏感，唤起你的敬业感，这是它的特点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再问一个，他们虚伪吗？

蒋丰：如果你讲一旦不能够把内心，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不就是虚伪吗，你不虚伪不行嘛，社会要求你是这样的虚伪，所以刚才我还在跟马老师讲，我们在说在日本的时候，你如果想了解日本社会的时候，靠跟日本人聊天是聊不出来的。

你想听的他根本俩人说不到一块的，你看想了解日本社会，只能去读日本的书。而日本人在写书的时候，就像谷崎润一郎这样的，他把心底里所有这种被压抑的，他宣泄一般的，他可以把它写出来。

窦文涛：包括那个太宰治。

蒋丰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，想死的心都写出来。

蒋丰：他跟五个女人要自杀的那个，是不是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丰：跟五个女人，一会儿自杀了，一会儿让人家自杀，但是他就是要，你就只有到了日本，其实我老说，大家说日本文化精致之美，这个那个，说了很多，其实我就说日本文化里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，就是把你不能够说出来的东西，不能够宣泄出来的东西，它给你安排出来了，所以日本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排欲沟。

窦文涛：排欲沟。

蒋丰：就是排除欲望的一个沟。

窦文涛：他们欲望还少啊？

马未都：对，它这个。

蒋丰：不是，它有沟让你排出去。

窦文涛：哦，对。

马未都：蒋老师说的，因为他在日本待时间长了，不能随便说您半个日本人，但是你对日本文化了解，肯定比我们都深刻得多，但是我们去看日本文化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碰见一些事。

你比如说我做的事，我正好去日本去定做一套茶具，就找了一些日本的这个老师傅，我做了一套九宫壶，其中有一把壶，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。

这个壶是这样，他把它烧出来以后，就像这样的茶壶，烧出来以后，它有第二道工序叫藻挂，就是把海草晾干了再绑到这个壶上再烧一遍，然后上面有星星点点的那种釉质，特别漂亮，这个事这老头七十多岁了，大师级的，那你海草不就海里的吗，你找个人捞出来晾干了，你一绑上就行了，不，老头非得亲自去到海边去找这个草去。

其实当时就那个他不管时间的，我们很着急，就是你不干完了这个活，这个所有的事都干不了，就是找人帮他去捞草去吧，不行，七十多岁自己上海边捞回草，捞回草晾干，晾干你找个下手帮你绑在这壶上，他把那个草绑到壶上就跟一个鸟窝似的，就是一个壶这么大，绑完这么大，一点一点地绑上去，他非得自己梆，绑完了再去烧，就是所有的过程不假任何人之手，完全是自律，对着内心说话，对着内心。

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我们在中国所有的工匠都做不到这一点，他肯定，今儿这徒弟，明儿那个，他就所有的事，最后大师就剩一个壳，盖一章完事。

蒋丰：马爷说这个，我们前两天刚去采访了一个岗山县一个备前烧的，一个人间国宝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的所有程序，在做的时候我要和它说话，必须和我烧的这个陶器，这个制器我们俩一直在，从我一开始弄这个泥土的时候，我就跟它聊天，我就是这么跟它聊着，包括它到进去烧窑的时候，我在外边我等，我说我在等着你，一会儿你会很好地出来，出来以后非常感谢你，你受了这么多苦了，你今天就跟我在一起，他是这个感觉。

所以他在卖一个二手车、废车，他卖掉的时候，他要给这车鞠躬，感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是吧，你辛苦了，现在我送你走。

窦文涛：这也是。

马未都：我们卖二手车，就是先把表调了，就是不感谢这个事。

蒋方舟：对啊。

蒋丰：你把公里数先调了。

窦文涛：方舟讲讲。

蒋方舟：就是之前那唐招提寺他们修那个屋顶，是木头的屋顶，他们挑木头的，专门有一个挑木头师，就是他要跟每个木头说话，说看看它适不适合来当做挑屋顶的木头，他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那个木头，那个木头也愿意被做成屋顶。

窦文涛：这个也跟物哀有关，跟东方文化有关，就是万物有灵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物和人都是一体的，所以其实就刚才马爷讲这个，咱们一般讲俗了就讲什么匠人精神。

我不是说吹我自己，你看我也剪片子，是我的一个困惑，然后我为我自己找到的一个解释，就是后来我发现我跟这个剪辑师剪剪剪，他就说其实我们现在弄的这个一帧两帧，他说我们这个熬夜，我们干的百分之五十的事，还少说了，都不是观众能感觉到的。

马未都：感觉不到，感觉不到。

窦文涛：那么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最后我想来想去，只能用信仰来解释，没有，我不这么做，观众也什么也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只能说这是一种，你只能归结于这是一种信仰，你不这么弄一下，你就觉得对不起你自己，对不起你自己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觉得日本社会这些信仰特别强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日本一个作家叫远藤周作，他是一个日本少见的基督教的一个作家，他写宗教，他就是说有一篇有一个小说很经典叫《沉默》，后来被拍成电影，他就是说基督教就是在日本这个地方开不出花来，就是它那个本土性可能无论是活在当下，不相信彼岸还是怎么样，就让他没有办法去信别的宗教，所以他写那个《沉默》非常非常的悲观，就是信自己。

蒋丰：他那个小说我知道，但是他那个说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基督教进入到了日本以后，特别九州的时候，他是直接是奔着颠覆政府走的，所以就是颠覆幕府走的，所以幕府才会彻底的去镇压它。

窦文涛：那照您看来，您在日本住了这么多年了，您觉得他们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？

蒋丰：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暧昧，就是你不知道他哪个是真心话，你知道吧？你托不准他最后的事情，而且你永远不要想进入它的中心，你就是最后你就知道，你不管什么样的时候你都肯定，你多么好的朋友，你肯定是有距离感的，你知道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可能也正是这种态度，这让咱们很多国民看着它就讨厌，对吗？

马未都：我们文化也暧昧。

蒋丰：我给你讲一个例子，非常有意思，一个这个华人的家长跟我说，这个你去帮我上学校去给我采访采访，我这小孩在日本这老学校里受欺负你知道吧，我去完了学校呢，我就去帮着人家，咱们是干华人媒体的，去吧，去完了以后老师跟我说呢，这个赖我你知道吧，说这个我没给管理好，还让你们这个记者都跑过来，这我不好。

一会儿我带你去校长室，校长给你赔礼道歉，他说但是呢，我告诉你一个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，你们中国小孩跟日本小孩不一样，中国小孩儿跟日本小孩一旦要好了，说咱俩是好了伙伴了，就俩人要打着標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搂着抱着。

马未都：穿一条裤子。

蒋丰：搂着抱着，但是日本的小孩，他从小就不许有肢体接触，除非咱打架，除了打架以外，没有什么手搂着手抱着，没有这个，你在日本它的街头你去看看，有这么挎着搂着走吗没有？中国的一看要有闺蜜什么的，就是很常见的，日本没有这个，就是他没有肢体接触。
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一去跟人家，一抱人家的时候，人家就推他，这一推他，他就觉得被，语言还没过关呢，这不是被欺负了吗？这就是个文化冲突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这还是这从咱们100年前，咱们这个就有老师说过了是吧？对日本这个民族，这个国家，不管你是佩服它还是憎恨它，首先你要了解它，是这么说吧，谢谢,谢谢蒋老师帮我们了解了。

END